

穿越时光的广播声

乔国山

前些天去镇里参加会议，散会时已到中午，推门走到院落中，一股爽朗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。就在此时，一串熟悉的、流水般的音符，从半空中洒落下来，打破了小镇的宁静。我抬头寻去，只见镇政府小楼的屋顶，嵌着一个泛黄的音箱。这便是如今乡村的大喇叭吗？我诧异地问镇里的朋友。他说，村头的大喇叭并未完全消失，现在都改造为应急广播了，会适时发布防灾减灾等助农信息。音箱里传出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《秋日私语》，钢琴声与脑海中沉淀的广播声奇妙地交汇在一起，时光的帷幕就此展开。

我的少儿时代是被喇叭声唤醒的。田边水泥电线杆上挂着个铁皮大喇叭，像一朵大号牵牛花。每天三次广播，晨起催耕、暮播戏曲，既是指导农田桑事的指南针，也是文化生活的八音盒，更是政策方针的传声筒，那是乡亲们窥探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。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会准时划破黎明的沉寂，那充满力量的声音穿越薄雾，掠过旷野。我正是踩着这样的节拍，踏着露水未干的小径，走向学堂。那声音，

便是乡村生活永恒的背景音了。

村头一个大喇叭，家里走廊还接了一个小喇叭。从电线杆上拉了一根铁丝进来，接在小方盒子上面。每天中午，捧着饭碗端坐其下，入神地聆听着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等名家评书。声音模糊不清时，大人们就会往接地的线上浇一瓢水，滋滋的电流杂音过后，播音果真变得清晰起来。仿佛那一瓢水，洗去了蒙在喇叭口的尘埃。现在想来，那种调音法，大抵就是物理书上所说的减小接地电阻吧。

时光荏苒，上世纪90年代，双卡收录机走进了家门。它能放磁带，也能录音，还有一个旋钮，手指轻轻转动，便能捕捉到来自小村空中的电波，小喇叭的声音，也渐渐淡出耳畔。记得那年暑假，我用那台收录机第一次清晰地收听到县广播电台的调频广播。每逢周六中午，还有一档文艺栏目，会朗诵一些文学爱好者的投稿作品，于是我也跃跃欲试。我抄了两首自己写的稚嫩诗歌，郑重地投寄了出去。

以后的日子，就是准点守在收录机旁，满怀期盼

与忐忑，继而坠入失落。约莫半个月后的一个周六，家里偏偏停电了。我索性搬了张条凳坐在门口，侧耳倾听，远处田野里那久违的、浑厚的大喇叭声，正穿透乡野的宁静悠悠传来。当那首《秋日私语》的曲调响起时，主持人突然念出了我的名字，整个世界刹那间沉寂下来，那简短的诗行，随着背景乐在广阔的田野上久久回荡。

时过境迁，声音的世界变得无限广阔，田野上的大喇叭，走廊的小喇叭，似乎从我们的生活里销声匿迹了。直到今天，再次听到镇政府大喇叭的声响，竟打捞起岁月中沉寂多年的碎片。或许，大喇叭一直没有远离我们，那根连接我们情感与记忆的线一直都在，只需要偶尔停下匆忙的脚步，静静地听一听这穿越时光的诉说。

临别回望，嵌着音响的小楼被暖阳镀上了一层金色。我知道，在需要它的某一刻，这缕声音会再度响起，或急切，或平缓，或悠扬，继续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最生动、最真实的故事。

糖藕好吃

俞俊

冬日午后，枯坐无事，妻子端来一碗糖藕。

糖藕盛在一只广口大瓷碗里，几粒金黄干桂花细屑，星星点点地“栖”在蜜汁上，像一群贪恋甜香的蝴蝶，收拢了翅膀，睡得正酣。

夹起一片，它微微颤着，光在它的弧面上流转，让你在入口前就感知到它的绵软与甘甜。送入口中，先是舌尖触到的一缕凉意，随即，那股被桂花熏染过的甜，便温柔地弥漫开来。牙齿陷进去，感到一种似有还无的抵抗，随即便是舒爽的酥糯。藕的清香与糯米的软糯，在糖汁的牵引下，融为一体。吃下它，就像吞下了江南的秋天，带着水气的清润和丰收的踏实。

一个藕字，生来就带着几分禅意。周敦颐说它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是写给莲花的颂辞，莲花亭亭玉立、风姿绰约，是长在污泥里的根茎用尽力气托举起来的。藕的一生深埋黑暗水底，沉默寡言，却一身孔洞，心眼通透。清水流过，淤泥也流过，它却只留下了一身洁白。将糯米填进这些孔洞，是一件极有耐心的事。需一根细长的竹签，将浸泡过的糯米，一点一点，

灌入孔洞，像是在完成一个古老的仪式。好像填进去的，不仅仅是米，也是光阴，是对生活的一份敬意。糯米充盈了藕的空，藕的筋络又束缚着米的形，它们就这样互相成全，仿佛一对相濡以沫的伴侣。

把藕煮熟煮透需要漫长的熬煮，水与红糖、冰糖渐渐交融，颜色由浅入深，从清澈变得浓郁。终于，坚韧的藕身变得柔软，洁白的米粒化作了剔透的玉。厨房里弥漫着一股踏实的甜香。

万物皆有心。石有石心，坚硬而沉默；木有木心，年轮是它的记忆。藕的心，便是那一排排藏着通透与容纳的孔洞。佛家说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一孔，便是一个小小的宇宙。它是空的，所以能容纳。它是通的，所以能吐纳。糯米与糖汁，填满了藕的空，让藕的清奇风骨，添了几分温厚的烟火气。

慢慢吃，慢慢聊，世界慢慢沉寂下来，窗外的天色，由明转暗，像一块被慢慢晕染的宣纸。最后一抹霞光，也隐入了远处的黛瓦。吃掉碗中最后一片糖藕，甜香在唇齿间萦绕，久久不愿散去。

母亲的缝纫机

黄信波

母亲的缝纫机还放在老屋窗下。金属的身体上，原本闪亮的烤漆已剥落得不成样子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小锈点，就像老人斑。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，正好落在缝纫机上，只有在特定角度才会忽然一闪。

母亲不用它已有些年头了。前些年她眼睛不好，说那针眼小得线怎么也穿不过去。后来手又发抖，车出来的线歪歪扭扭的，像醉汉的脚印。于是，就不再碰它，只是偶尔拿软布把台面和机身仔细擦一遍，好像拂去了时光积下的尘。

记忆里，这台机器很吵闹。母亲把机头从台面下“咔哒”一声支起来，装上黑漆的梭芯，再选好线轴装上去。她的脚一前一后踩着踏板，飞轮便“呼呼”地转了起来，上面的皮带也开始滑动，整个机器便活了起来。机针上下跳跃，急促又均匀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。昏黄的灯光，笼罩着她微微低下的侧脸，在墙上投下一个忙碌的身影。

缝纫机最热闹的时候是换季之前或快到年关时。我和弟弟的衣裳，十有八九都是“接力”穿的，我穿短了，母亲就在裤脚管上接一段同色的布，改好后

又套在了弟弟身上，膝盖处磨得露出了白茬，她便从旧衣服上剪下两块耐脏耐磨的料子，裁成椭圆的补丁，在机子上一圈一圈地轧。补丁多半是深蓝或者藏青色的，缀在浅色裤子上像两枚庄重的印章。我们一开始都不乐意穿，母亲说：“补丁怕什么？补丁就是衣裳的骨头，穿烂的地方补一补，才更经得住摔打。”她的话没有修饰，却很实在。

母亲用它“造”过不少东西，碎布头拼的门帘、旧被面改的枕套，甚至我书包侧边那个装水壶的小袋子。最让我惦记的，是她用做衣裳剩下的呢子料给我缝了一个笔袋，那笔袋我用了许多年，直到呢子料边缘都磨得起了一层线，也舍不得扔掉。

母亲偶尔也会拿起针线来缝补纽扣，或是用手扦几针裤边，“嗒嗒嗒”那种带有生计气味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。我知道，在那些早已生疏的齿轮和轴承之间，仍然藏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线头，一头系着窗下的尘埃，另一头连着一个个喧闹的夜晚、一件件打着补丁的衣服、母亲最辉煌的岁月，以及她所有的精打细算和温柔。

收藏昨天

潘奕安

世界在我耳中，最早是被一个柳哨吹开的。

那声响始于姥姥粗糙温热的掌心。春日的河畔，她牵着我在那株老垂柳下站定。“看好了！”她说着，拣一段碧绿枝条，拇指指甲抵住，稳稳一旋，青翠的树皮便完整地褪了下来，露出滑腻的白木芯。抽掉木芯，她在皮管一端削薄管壁，凑近唇边轻轻一送——一声带着青草气息的、怯生生的单音，就这样撬开了我对世界最初的认知。

从此，柳哨成了我与故乡对话的语言。老柳树在四季里变换着姿态，我的柳哨情缘也随之生长。春日柳条柔韧，哨音清亮如溪；盛夏的枝条失了脆嫩，音色便沉郁一分。那棵柳树，是我不语的共谋者，它垂下的万条绿丝绦，是我所有年少心事的归处。

后来，我搬离了老家。听说，为了拓宽河道，那棵老柳树被伐倒了。我的世界，从此安静得让人心慌。

多年后的一个清明节，我回到这里。河道被水泥砌得笔直，一切陌生得让人不敢相认。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眼角突然瞥见老树桩旁竟钻出了几个鹅黄色的新芽——那么细，那么弱，在春风里微微发抖。

我蹲下身，用手把周围的松土拢过来，小心翼翼地为它们垒起一圈矮墙。我的动作很轻，生怕碰坏了这脆弱的生机。

日子流过，新芽抽成了细长的枝条。我折下一段做成柳哨，吹出的声音又细又哑，全然不及童年用老枝做的那般响亮。我从箱底翻出姥姥当年为我做的那些旧柳哨，它们还保持着完好的形状。我把新旧柳哨并排放在一起：新的细弱，却指向未来；旧的粗壮，却珍藏着整个昨天。

此刻，我忽然理解了小说《未完待续》中茉莉的选择。当死神宣告生命期限，她遍寻不到一件可以带往终点的实物，最终发现，真正能带走的，是那些已然融入生命的记忆。

昨日，不也正是如此吗？我们无法将任何一个过去的瞬间打包带走，就像我无法让那棵老柳重生，无法再吹响一模一样的童年。但姥姥掌心的温度、柳哨的清音、故乡的风——它们早已不是身外之物，而是我生命本身的质地，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全部缘由。

这支细弱的新哨，吹不出过去的响亮，却能吹出来日的序曲。我们为记忆中的老树立一座心碑，也为现实中的新芽护一杯土。然后，带着全部过往的行囊，走入每一个，未完待续的明天。